祝子罪知錄

祝子罪知錄卷八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舉曰文極乎六經而底乎唐學文者應自唐而求至乎經

說曰夫人含靈結秀唯在斯人身所苞藏心情理氣及其心動情之自鳴于口口之所發理氣借形如理直而氣英則言調而辭美芻蕘物類厥趣實同

故鳳鳴中乎宮商、梟聲噪於鬼蜮、絲清而響振、蕢濡而韻沉、是以聖后謨都俞之和、獷夫厲喑嗚之吼、何莫不由中也、然而生知者本備、學聚者宜力、所以云脩辭立誠、尚體貴達、有其訓矣、文也者、非外身以爲之也、心動情之、理著氣達、宣齒頰而爲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卽言也、言卽文也、上古之人、言罔匪文、文匪飾言、由其理足而氣茂、故自然也、然而志趣所建、崇尚沉實、豪穎之宣、須求藻麗、譬之于木、必根直而柯樛、蕤敷而花豔、豈徒柯株槩

彙而可以謂之木哉有如乾坤曷不即名之曰健順元首股肱何不便呼之爲頭脚或使歌曰頭顱明哉臂脚良哉則成言詞也乎故知聲之成章雖文質相須語厥爲體必摛文被質所以謂之文而不稱曰質必然者也文體既立其狀自殊則有齊停整截句句平鋪者如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乾剛坤柔比樂師憂是也有嵬巉險阻廉稜峭刻者如不惕于一个困于葛藟于臲卼則病者乎噫是也有深沉緻密韞匿寡重者如屯由靈朋盍簪敍欽

是也、有紆遲宛約、風調窈窕者、如吾將仕矣、我弔也與哉專以禮許人、獨吾君也乎哉是也、有方嚴凜冽、氣厲色莊者、如非吾徒也、老而不死是爲賊狄滅衞是也、有散野儻蕩、不粘甲乙者、如不其或稽、雲上夢作、又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是也、有明白洞達、瞰露腎腸者、如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是也、有縈紆纏糺、反復鉤連者、如文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

在茲、允出茲在茲是之也、有鮮采華絢豔麗妍媚者、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臻首蛾眉、笑倩粉盼是也、有冷語慢詞、曰此心彼者、如女安則爲之、吾得已乎哉、吾死也、吾亡也是也、有至簡者、如螽蟊柴當立孫、今蠢美而豔是也、有至繁者、如無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苟無禮義誠慤忠信之心以涖之是也、有衍簡而繁者、如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是也、有束博而約者、如安

驪姬爾惟風下民惟草肴夏日之日哀冬日之日
是也此其大都也昔嘗偏用枯瘠盡削鉛黃而以
爲文之本體者哉夫子之世羣言膠轕舊典混淆
子乃芟刈條緒以成六籍凡古今之文鍵樞治教
者畢集于茲而爲文之體要貌態亦斯咸備然非
夫子之各[illegible]而騁奇也皆先後君臣士庶婦稚之
所爲其製自殊而固具也惟春秋人云聖筆然而
本史文也將存其故而筆削者多爾亦固有之體
也六經而後百氏遞興雖其理有粹疵而體無別

致總厥大歸無越乎宣父之六編者矣時則三傳莊屈稍樹藩墻兩漢馬班亦築蹊隧從茲以逮康家百才踵生千英坌起雲蒸霧滃木蔚禽鳴有此宇宙安能瘖嘿遂至堆垛簡編充咽楨梲孰不學步九經攀援三史或馳騖莊雅或蜚聲俊逸或以奧澁鳴或以纖豔著其閒兼聲類句恒居過半郎如今人所病魏晉之淩衰陳隋之極靡道其理氣斯誠然矣然皆按規而造輪持矩以搆室思逐景于羲娥顧迹塵于簪角誰非擬諸經籍者哉所以

爲是萎遲者良由其理局氣猥乃至音漸步躓非過文之罪也猶之士未論崇卑必五章以朝玄端章甫韠紳璧珮藻火黼黻斯以成士猶之女無論妍醜必衣裳以處副笄六珈耳瑱悅纓囊縭蘭斯以成女惡有祼裎秉笏鞠躬敷奏而曰吾爲良臣袒跣蓬垢待養定省而云我乃淑女者乎吾所以云文肇體極乎經而底乎唐學文宜由唐以求至于經誠自以爲不疑而嚳賈誚于衆夫也奈何近士從唐而降乃有異談即後段四家之說實錮衆懷獨

傷余臆其議辯之詳存諸後簡此姑勿論而申之以終狂斐夫經文之所以爲至者何也以其篇無無用之句句無無用之字一字有一字之義一句有一句之情一篇有一篇之旨由其道廣理克氣厚情實所以自然豐茂初非冗疊亦如五采作會而袞褘之製無贅八音繁奏而肆堵之數有倫抑乃雍邕舒暇非如公牒貨籍客積而徑注也以言其質則典重莊愨不佚于空浮以言其文則秀粲英鮮不墮於蠢惷凡後世之所慕若莊雅者莫

如之雋逸者莫如之奧僻者莫如之葩麗者莫如之高莫如之大莫如之深莫如之富莫如之清莫如之峻莫如之潔莫如之古莫如之奇莫如之介莫如之和莫如之嚴莫如之泰莫如之險莫如之平莫如之放莫如之約莫如之宛委莫如之條遂莫如之感勇莫如之蹈厲莫如之含蘊莫如之興發莫如之沉潛莫如之諧隱調謔莫如之一唱三嘆餘永不窮莫如之蓋所謂時然後言從宜以發人見其然而非有意作異以然也後人所以不及

者又非句句字字都不及也得其定者而不得其時者得其偏者而不得其全者于是一切歸於整比堆垛纖細豔麗遂令後來獨見其繁靡稚弱亦足憐也若是者雖都甚于兩京當塗浮于後漢六代加于魏朝所以唐室之中因有矯而更張之者然又焉能外六籍三史而度越之又安能盡捐故習而背馳也其諸名家如所稱王楊盧駱燕許陳梁權呂元白四李華翰觀邕獨孤之徒又如稱李杜又如爾籍湜翺詹等凡其標而出之固亦爲然然至

其他從事于斯、武德以降、天復以升、三百載中、弗可枚數、統而論之、此優彼劣、甲短乙長、又焉可都謂其滌濯不盡六代脂粉、而果遂奴僕于上之數君哉、今擇唐之尤者、即若數子以及前後他名篇等、而擬諸六代、雖若凌厲、或同簸粃、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縱當推讓、初非絕懸、而何談之容易乎哉、詳在後篇嘗觀往哲之述、平章翰苑、若士衡之賦、彥和雕龍之類、與凡唐前有談及斯道者、往往與吾意合、至乎邇來之議、如陳騤之倫、稍得豹斑、他則塗

目仗耳、黨汙狗淺猥、腐可嗤、亦詳後篇演語近人選輯云云夫文出乎天造而主於明道、誰則不知、何必攀援河洛、于引天地、動輒凌駕世道、自炫高遠、及至究其歸止、竟逐目睫耳輪之接、止于孟韓以下數人而已、腐煩爛吻、觸目可憎、噫嘻何哉、吾竊哂之、此謂近代之言大率一類即後段所列者如宋濂文原之類益甚耳果志于斯、曷不策勵我實勳、當自超卓、彼所援者、吾且置之、不借之以表高、彼所究者、吾則自信、不狥之以償志、曷為實勳理務窮之氣、務完之旨、令其博而不局、高而不卑、

清而不汚遠而不促大而不細精而不蕪粹而不駁深而不淺密而不漏寬而不拘厚而不滯潔而不纇重而不漂沉而不浮順而不梗腴而不陋豐壯而不寒鏘鳴而不咽于是窮披丘墳精研竹素根本乎五經（今存爲耳）平攬乎十代（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俾聖膏哲髓蟠蔚吾襟于是擷華搴英澄泥汰濁心師手匠中萌表觸不得自墨而隨吐之時雅而雅時奇而奇時繁而繁時簡而簡凡諸體狀皆隨意以賦形志整服則自出于堯文之戶欲嚴切則自立

乎魯史之墻追及他製罔弗流形無偏於質若近代之一於枯瘠弗黷于文如昔人之劣而叢挫必滿而不溢也高而不危也逸而不儇也麗而不靡也金石殊懸而宮商自協玄黄炳蔚而經緯不紕夫如是亦可以爲成文矣夫人生而動所以利用安身賡對萬有至夫佑啓家邦裁成化育心情理氣厥惟攸主耳目口鼻乃用之機機之施受聲色臭味作爲而已其施與受正大高明而爲君子否則反之其用大矣然余謂文者非特聲之一道而

巳推之餘道實惟兼總故黼黻王晷絺繡之倫昭
明玄緯分布地宜煙霞草樹作其妍姣丹黃鉛黛
錯其絲絢是則色之具也谷蘭巖桂襲其芬也豁
菁沚藻揚其韻也海沉龍腦凝其薰也降眞丁麝
迅其烈也把玩而不能舍珮服而永有聞斯則香
之有也適口甘脣劇熊鮁之腴鮮沃心飫腸屬膏
粱之厭雋和神助氣膚體胖中是亦味之類也至
夫拱揖趍持周旋舞蹈雲行山立天戴地履一是
作爲威儀惟節文之揣乎四體用者如此也其盡

聲之文、筆則口之而爲言、手之而曰文、罔不惟仁義之布、禮樂之達、忠信之行、行業之舉、政治之效、暨乎顯道、長世最貴靈叅三才、有序而成章、中律而合度、察變化成、洋洋孔嘉、文從志以必達、行因言而必顧、信斯言也、豈惟文哉、亦可以爲成人矣、

系曰、士之論高、何必以文、答曰、夫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有實而不華者、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出口爲言、集札爲文、文辭施設、實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言爲文、實行爲德、著之于衣爲服、

故曰、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文彌明、大人德擴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睆者、大夫之簀、曾子寢疾、命元起易之此言之衣服以品賢、賢以文爲差、愚傑不別、須文以立折非、惟于人物、亦咸然、龍鱗有文于蛇、爲神、鳳羽五色、于鳥爲君、虎猛毛蚡蜦、龜智背負文、四者體不質于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僕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上天多文、而后土

多理、二氣協和、聖賢稟受、法象本類、故多文彩、瑞應符命、莫非文者、晉唐叔虞、魯成季友、惠公夫人號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張良當貴、出與神會、老父授書、卒封留侯、河神故出圖、洛靈故出書、竹帛所記怪奇之物、不出潰汗、物以文爲表、人以文爲基、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王克

剌曰今彌文韓柳歐蘇四大家、又益曾鞏王安石作六家者、甚謬誤人、

說曰所以謂從唐而降乃有異談者卽此四家六家之云也嗚呼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蓋自蘇軾言韓文起八代之衰脩唐史者亦謂三變而文極從是耳學膠懷高下一流矣士號知文者其所選輯無慮數家莫不隨聲逐景無復尋索村塾書坊亦復紛紜至于茲辰八齡三尺之豪父師詔之此子承之未識世間有何典籍話及文章輒巳能道韓柳歐蘇之目略上者卽爾六家巳咨言四家之寡陋矣比及少長目未接蕭之選姚之粹聞評古作

便賛秦漢之高古斥六代之綺靡其意以爲前人論定何更權量四家六氏無復加尙猶五嶽四瀆與三變而來無復遷易猶三綱五典與祇應千古守轍終生服膺而已嗚呼玆吾所謂誤人也又如言學則指程朱爲道統語詩則奉杜甫爲宗師談書則曰蘇黃評畫就云馬夏凡厥數端有如天定神授畢生畢世不可轉移宛若在胎而生知離母而故解者可勝笑哉可勝嘆哉夫其所謂三變則誠變矣然非前巳歷變至唐而又三也自有文字

以來上助六籍、下薄五代、此五代謂晉宋齊梁陳 大抵一貌、少有優劣高卑爾、直自韓而後乃一變之、遂至于今改形易度、雖其所斥韓前未變之作、亦自古昔相承、漸偏而靡、非若後之頓別而懸殊也、且就其說而究之、其所以病之者、謂其比偶也、謂其綺麗也、謂其縟積也、謂其故實也、謂其奧澁也、謂其迂頓也、謂其豔冶也、噫斯見也、亦可知其迷昧倫類也已、凡是目者、若不善也、然而文之本體所具者也、如據而反之、若反對以散、反麗以朴、積以疏、實

以虛與以淺頓以經豔以素若善也然以文之本體所具也由其爲不善者以偏重而過偏重而過而墮于不善假令從其所反偏重而過則又寧能以獨盡善乎夫文之爲物本末借建華質雙形并苞而不遺並用而不悖踞中以攬邊握要以延廣時質而質時華而華理欲其質詞欲其華骨欲其質貌欲其華是豈余之私哉聖哲所示居然可稽是故曰繪事後素不曰徒素止爾無庸繪也曰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不曰勿斐勿章無事裁也

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
鞹、至于夫子、亦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嗚呼、元聖上賢、貽訓昭晰、繽繽學
子、亦曷爲是漶漫耶、用是粵徵方策、鴻筆爛然、水
流濕、火就燥、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誨爾諄諄
聽我藐藐、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非對偶與錦
衣狐裘、顏如渥丹、火龍黼黻、三辰旂旗、春日載陽、
有鳴倉庚、女執懿筐、爰求柔桑、非綺麗與璆鐵銀
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芝之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

李梅杏樝梨薑桂、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
長、百夫長、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非矯稱與、嘯離祉、
鴟義、不蠲烝嘗、賊虐、俞虐、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抑釋掤忌、抑鬯弓忌、非□□□與、非女封刑人殺人、
無或刑人殺人、非女封劓刵人、無或劓刵人、人喜
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
斯嘆、嘆斯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騶駉之篇、苕昔之篇、瓠葉後之三章、非迂頓與、有
若保、伊尹、有若保衡、有若伊陟臣扈巫咸、有若巫賢、

有若甘盤、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太顛、有若南宮适、非故實與、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其誰謂其雙雙而俱至者與、非豔冶與、夫彼以是爲不善者也、故欲變焉、如抑之曰、斯聖哲之筆也、奈何、則必曰無變也、彼所病者、法此而過爾、損之宜矣、奈何變而反之、如從其反以見之、元亨利牝馬之貞、嚚訟可乎、其在于今、與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

王克共明刑若昊天有成命之篇非解散與畜牝
牛吉不宜上宜下入則孝出則弟小人在位君子
在野太任有身生此文王正春一胵春一横春一
腸一胃一鬛是鱁豺狗足非朴素與包蚕引兊大
水如初膚膚祇祇威威盧令令其人美且仁比之
初吉有宅吉也非疏簡與毋不敬震起也艮止也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無信人之言實廷女寺人孟
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非淺易與否立
孫忠矣淸矣聞斯行之女安則爲之然非與曰非

也子則孥戮汝雖速我訟亦不女從傷腎乾肝焦
肺非徑疾與春正月秋七月其無乃是也乎以致
五至而行三無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
爾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非
空虛與臂無膚比頭童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無
齧骨無遝羹毋投與狗骨履帝武敏歆小溲與犬
牢而得文王先生如達不坼不副使二娌子夾我
非陋鄙與是則其所善也將變而趨之者也然而
固與前者並刻乎汗簡者也故知文之爲物無所

不該而其體無所不具由有書契以來其範備矣雖古人貴質而後代多華然智創巧述或寖流別質華二道兼施並發詎得而廢謫不知近代之所謂華適古人之所謂中爾且夫七竅四支天所賦予故不能以多異衣裳宮器人所造構與生俱亦亦安得而大殊今以千百載相承相畀之文何獨不能隨時相宜小小矯削令其協大中歸哲范以成完體而翻欲枉度詭謨搆奇追俗顓務偏枯更稱反本鈞衡顛懸名實倒戾豈非大繆也乎前篇

士女之況覽者應爲得之此復累轉向近而切言之夫古人之爲衣服也無事于華質而起也以障軀也冠令韜髮可爾曷爲而危其頂博其周又益之以梁武輔之以帶翼爲是其紛煩耶衣足束骸可爾曷爲而袂容數肘齊垂及趾又縟之以襞積尚之以絺繡爲是攢遝耶非過華也後質也是物理之宜焉又喻之于身文之理義骨骼也辭句肌膚也華采毛髮也人肉必倍于骨鬚髮必浮于膚自然之勢也不如是不足以爲身身若是聖人且

以爲鄙野、而被以冕裳、鳴以金石、作以舞蹈、何獨于言而不然、苟取一人、褫厥衣冠、裼其四體、已不可以目矣、又欲刲剔其膚革、翦薙其毛髮、一髑髏枯骴于前、尚爲人也否乎、所以謂斯見斯譚、長繆誤人、豈不然哉、然而亦寧是六子必令人然、以至于若今之憒弊也、然而六子者始之也、其初韓柳之變、變其大凡、謂八代偏墮綺弱、所謂過華、因矯其甚、殆以防風之䏶而思衛玠之癯、令中庸耳、矯之少過、猶弗能以盡服當時之心、故其徒二三子

外從者終鮮孫樵羅隱少復近之其外猶故習也沿洄五季大槩一機其間勝者如陶秀實徐鼎臣等亦粲然大章乃至穆脩尹洙張景柳開石介之流自任知言乃始以爲追武韓柳上薄秦漢然實捐杜甫而就褐毳擯甘脆而啗蓼荼是用全改往昔之成模肇呈今日之異貌即弊文之職由也于是歐陽氏蘇氏曾氏王氏競爲邁逐而機斯彫矣四人情狀亦殊而大歸一致要爲過矯墜偏枯瘠刻削而弗準于中庸矣顧且鄙視自擅以爲砥絕

狂瀾、高陟聖域、遂令餘子揭裳從之、溺而不返、日惛沮洳、千古人文、一朝彫槁、今姑試即六氏評之、永州雖不盡用八代完規、猶亦不爲一時世態、少過質而尚豐、不掌合而猶似、與古未甚胡越、亦厭特高者也、昌黎斯已甚矣、又傷易而近儇、形麤而情覇、其氣輕、其心昂、其志悍、其態驕、其口誇、其主好勝、其發疎躁、先王賢聖清和融暢之風、温醇深潤之澤、飄洄或幾乎盡矣、廬陵逾務純素、轉立孤迥、如人畢生持喪、終身不被袞繡、蓋自謂近宗一

愈、遠祖軻遷、其豈然乎、眉山更作儇浮、的爲利口、發不顧理、而主于必勝、出或誕妄、而要人決從、譁獷之氣、肆溢舌表、全非長者、適比儀秦、雅宜鄉儇里冶之子、所以使其犇迸狂顚而不息、固應爾也、曾王爲語、縮縮如有循焉、既脫衣裳、并除爪髮、觀其酸寒苦刻、迫促臨急、謂之文乎、謂之質乎、如以六氏之文、而方夫人、柳若冕裳珮玉、而少施絺繪、稍備章程、雖乏虞廷之觀、猶先王之法服也、冕而青紘者、與退之襴幞把笏、侃侃朝廷、褰韈騎射、馳

絶行陳文隨陸之文武孫武之武其諸異乎周公師尚父矣儆立辭場誠變法之吏師乎永叔辟穀餐松赤體淵默自許長生亦竟弗能被五章聆九成亦未克豫彭聃之長上古而不爲老也子瞻法吏慮囚怵誘百出論辯如流必在引承令居孔門宣父之云焉用佞也其斯人乎犖石獸齧腊骨展轉不已索腴于枯竟無滋補三家聚中夫也且假以一文而令六子爲之柳當用百言而盡古人之十八韓且居半歐蘇蓋曾王一耳抑歐蘇漁漫固

合枯短曾王既已縮精合爲豐實何復轉游蓋亦有其故耳何哉古人雖過稠疊而且句句有指字字有來一篇大歸既已了悉而單詞片言咸有憑依非經即史非史即傳故咀之而益雋味之而逾永此其學充而才廣自然辭腴而吉長夫豈不能爲六人之寂寞須當而殺物也易變而備事也難勢固然也然而六氏亦不識其來弊之極如今日也病乎其作始之涼可憾也今以其茲辰之自六氏者而觀之果何如哉一篇之製或數百言撮其

旨不越數十字而足矣然而正言曲譬前引後申所引不過舉業之書所申不過舉業之義實義無幾助詞累倍乎而覼縷之也紛紛常若耳提孩稚保嫗乳婆所謂躁人之辭與皆瀧舓韓氏而極乎宋家四氏之習也雖稱六家爲說柳亦可以拔出韓歐次之蘇與曾王則其靡也

今之學子戲談有云五十五篇尚書絕無一道字此雖小可以喻大果以吾說而尋玩六經爰及舊則可知其不妄非遷衆以犯不韙也唯六氏者此捐彼遂令從之如雲結舌六經謝迹先軌雖

有英姿瑰質、擲置瓊瑤出沒沙礫、寧負天子之通才、用遵守文之俗計、以避矯異之小嫌、恐失當時之名、尚要之爲人而不爲己、故不信己而更信人、新余所謂誤人也、然爲累下者、察之亦有由矣、蓋所以願從人者、非特眩色而吠聲、亦本緣樂其功者、而易辦爾、何則爲入代者、必皆口聲五車腹笥手式、揮金如土而後能之、使獨若六家者、只解巧匠、便可開口、淺中狹受、利口濟情、稍獲毫毛、可就篇章、約而求之、一首三五百語、可當古人數言而

已、豈非功苟而易辦、故下流而弗還者、與昔者或有斅吾、吾嘗答云、使我赤手侍古人側、殫我平生之蓄、當不能並其人一日之談、此非冲孫人、豈不自知耶、亦但語其儲殖之厚薄云爾、非以識鑒云也、嗟乎、叔水終歲不覩瓊筵、饔乞遮陌、長無蠡頓、其將竟如斯而已乎、亦可閔已、

系曰、唐世文稱韓柳、晏元獻嘗云、韓退之扶導聖教、剗除異端、是其所長、若其祖述墳典、憲章騷雅、上薄三古、下籠百氏、橫行闊視于綴述之場者、子

厚一人而已、然學者至今雷同稱述其實、豈無優
劣、達者觀之、自可默喻陳善
演曰、姚鉉序文粹稱不及韓平淮碑、亦不錄、而錄
段復載石烈士語、意當時衆心不服、必甚有曲折、
姚已見知人傳韓段二文用舍之故、及所傳亭壁
之詩、而復爲鑒定如此、正其微顯闡幽折衷至公
以詔後世之意者、李晟武臣、裴度時相、故其趨舍
如此、是亦賢不肖之態、古今一律、韓亦不免者乎、
誠可嘆息、非偶然也評論韓愈下此不殫恐

又曰韓亦一從孟耳孟在孔筆之後三史之際乃特澆喧浮躁正是後來變法之萌後人乃特稱其善此正文弊病根

又曰宋四家之外如蘇氏父弟秦黃晁張唐庚之輩甚衆皆是不足蓄及亦不暇也

又曰宋脩唐史景文獨異時習專祖班生雖未純至乃過于脩而時倒稱之如唐庚者最極繆妄庚本出蘇誰言不作

又曰所稱近人選輯之繆者如呂祖謙真德秀樓

鑰謝枋得李塗之屬悉是由其取舍主意詞必本枯鈍理須涉道學不知大道之義千情一律而已論文如宋諸雜小說中亦皆然邇日如唐之淳文斷宋景濂文原之類彌甚至于書肆輒自聚刻古文之屬尤極錯亂不成書矣

又曰宋儒有言文到歐陽曾蘇理到二程方暢此正是今日士子膏盲主意科舉之文即其効也然用為古文之法可乎王氏之文過于六經諸子乎

又曰元人之為固守宋說往往其名愈著者其似

愈切或能少異名乃更下、如虞集歐陽玄輩未遑備列、此正宋變之後、傳用新法之自徒、以付授至于今、一成而弗返者也、

又曰　本朝作者、我則不暇、有如慈辰師、心違衆超然高步、今是昨非、變魯至道者、乃有其人是也、寔幸同心、不遺文會、斯亦未能指稱服膺無數、

世廉謹輯

祝子罪知録卷九

吳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閲

攀曰詩各有所至四言五言樂府由陳隋泝洄而止乎漢歌行近體由漢泝游而止乎唐

說曰棼然談詩馳虛罣實高翔莽蕩之域卑尋句字之始上輙四始六義下乃溺宋漂元不知卽物乎求則難易自形緣劣斯見師友爰在從違弗迷

也、且夫展性情、敘事、爲發理道、敷政教、彰風俗、體物象、帥存乎言、言者、或散維而稱文、或章句而謂詩、文也者、豐約逐宜、延趣隨賦、平轉不定、首尾絕無必韻、觚翰信發、篇章自從、詩也者、彼定門堂、我循階屏、用禾以和聲、求聲而和律、義博者束之、情紆者申之、微者著之、露者沈之、口邇而襟遐、發此而存彼、或條遂以暢言、或潛伏以含味、其趣無窮、其詞有度、大抵須用局語以苞泛懷、務令句意以就成格、斯則詩之難、於文、豈非決定者乎、不然則

醜劣。校然其病百出故文之爲體有百其門始典謨訓誓之類通後來所命不俟一一詩雖數形率一等爾若四五七言長短等句及有歌謠諸目亦無大遠祀其用有定之詞極無涯之意亦同雖少有修短以盡意竟不同文至唐近體益深矣暨乎劣陋蹇滯之患詩文因均至若精微神妙之境二者亦共而詩特最焉何哉大畧亦前故也蓋文之所爲妙者潛操杼軸忽樹城隍或衆繫而我乃約歷百語於片言令望壓萬夫或皆直而吾更迂鋪淺說於弘蛆使爛盈衆目雖繩尺之不踰終邊幅之不限亦終易耳詩則寓詞逾縮寫心

逾邈假以成章之一篇將聲欲言之諸意則必文
包百之詩千之文包溢之詩海之文包雲之詩天
之務須陶汰煎融乃得砂窮寶露金之銑也玉之
瑜也鬼既駭人越鬼而神神且妙萬超神而帝天帝
口死而心活辭往而意留諷闋而襟冥氣作而機
敏至哉詩道本自乃爾則匪憑虛之謂也是故矩
獲墳丘規撫禮樂倚擬縣彖肖貌春秋莫不經師
騁聖信而述之或有作焉開門翻目頗建顯標厥
亦尋蹤履景少異步趨云爾文製百塗文流千輩

烏有外數聖、絕數經而曠世他立者與、惟詩也不然、雖權輿乎四始、忽改玉於諸英、今之五言也、（此卽謂漢人踵三百篇造爲斯格定作五言後來號爲古詩又以見自昭明所錄稱云選體始別呼謂非有深旨今亦只謂之五言）樂府也、（本出漢創後既襲之或少添創故皆用本稱）五七長短歌行也、（五七長短謂句字類歌行者皆是）律之五言也、七言也、（八句四韻）五六七言之絕句也、居然異也、義祖三百而體寔別也、非差列之別、大都別也、然且五言不侵於歌行、樂府無犯乎律絕、別復別也、通之終無假乎三百咸自始也、非句言之別、模範聲音、韻尾

體態情致調局種姝件各不可溷也故其爲五言也若昔無三百也爲樂府也如無五言也遞而下之皆然也漸出於時各立人壤智作巧逑傑然爲家噫嘻士乎誰非根聖源經然而文能小出詩乃大更風行物表詩達經外猗與士乎作之也者其亦能言之聖哉況又一製之間還能變化各臻妙地亦故姝科是故其爲五言也漢家肯構接武之是西京一格也東都少辨猶當弟昆亦一格也曹一格也謂魏馬劉一格也晉宋二蕭一格也齊梁陳楊

少靡當蕭附庸陳隋陶信自挺要冠其代淵明足悠庾老然不可謂二漢一門所以云爾雖則高卑稍殊要之各有至處亦不必如後世所謂陳隋綺靡懸絕漢魏之風骨過爲抑揚而不依乎中庸也樂府本自漢聲繼雖擬引遷流故當愈上愈嘉爾歌行長句濫觴漢府轉復鋪張而爲之亦鮮中間若曹王亮切鮑郎俊逸頗復雄響軼羣文姬憤拍乃存漢韻其他雖襲篇名大帥五言本體四言之製亦同憲章三百大抵前多遲重後浸纖靡非無典語亦有低昂駢鋪全體

違亦非遥、陶固冲遊、尚别風雅、凡此以上、通就十代而云爾、兩漢魏晉宋齊梁陳跖跋周隋遠及唐家遂成專業、然而雖接條枚、終焉是别一解、觀其情辭已極盡已致格力乃稍謝前修中閒五言四言歌行樂府大率改作、亦自馳驅深淺、而隱少殺于昔人、歌行猶近、樂府亞之、五言遠矣、四言僻鮮無論然而莫不成章、斐然昭映、惟其近體五七律絶厥惟跨昔越來盡美盡善、凌霄揭日壓嶽吞溟三百之内、膚毛骨肉顏色聲音姿態容度性情心氣、理義滋味、語默動靜、

精華風趣髓腦百體至於極妙之妙絕玄之玄莫神之神不可以古者總在深得而時或過之洋洋唐聲獨立宇宙無能間然詩道之能事畢矣聖人有作其亦不易之矣抑此亦其大凡其時其人中復少辯故談者多主爲優劣時以初盛中晚別人以類如四傑李杜之屬別而要謂晚不及中中不及盛盛不及始人時皆然亦確論也至於去就每不折衷槩爲高談所嚇類欲斬絕子孫而孤守宗祖褫剥冠裳而赤立筋骨愚且違衆輒用蒙見続

而條之時而出之蓋曰五言獨為漢魏最高爰及六代亦可擇尤而從隨宜以就唐則姑欲置之歌行長調宜衡覽前後益用精遴樂府祇應法漢止乎唐前入唐僅僅綺靡一二當更置於歌行也近體猶唐更無他岐倘涉殘唐則亦靡矣斯惟愚所自安其揆亦大通之寡弘軌也又若諸家評隲枉戾百端（空語玉屑之徒不暇救衆）嚴羽之談微為可取餘諸儕妄畧存後講（在時死宋下） 近日或有高姿崇議將以裁自當塗百製一概信亦卓爾抑吾恐王會之來幾

兵荒戎衛徑縱衡川海錯絡無乃不容梯航之一跡乎雖然四言五言樂由陳隋沂洄而止乎漢歌行近體由漢沂游而止乎唐蒙之見蒙之言也亦何必以羣賢

又曰楚聲亦自風雅別作格態小變而大近與諸詩角立乎三百之後爲之者固當祖述靈均尾漢而止賦自荀後型模亦漢亦兼三百屈氏而成迨後襲附出入無大相遼高下每逐時區要自唐前而駐唐之超妙肩前人者數士幾篇止耳此不及詳唐

之下者、已不足從、宋作林林、適自傲擅視古醜焉、荆吳呼王、但爲發一驟爾、

又曰今所謂詞者、或呼爲南詞、或爲慢詞、或長短句、新樂府詩餘、近代詞曲名、亦不定、妙亦不傳、蓋其製興於唐、妙亦息於唐、源發漢府、樂府波漸李氏、於時知音之俊、遂能用律而度爲之、可絃可管、其初作於明皇、太白則與詩之盛唐齊出、豈謂麄淺於詩哉、全唐之世、存見無幾、今惟金奩花間集尊前三書可畧見之餘固本少編集今日舊書又稀益罕得聞然自其後五代宋初、世稱文

弊而詞學無降宋自一二輩外淺薄遼遠無復前
規雖一時所號文宗詩家竟不能步驟前輩一迹
及其愈後愈變遂至頑闒麁鷙細屑破碎儇浮褊
躁醜怪千狀至如駔儈之隱語譁訟之詭詐屠沽
之罵詈兒盜之椎摶鬼魅之嘯哭市尾紈袴之乳
口蠶蚓蛙鴞之聒噪可厭可惡之極而難乎復弭
顧世之資性相近者轉溺愛之遂令販鬻之徒不
能刻布笺花等編而妄聚宋人冗屑之物如草堂
詩餘翰墨全書之類盈耳遮目無計袪除大槩唐

人無不精神妙絕、青蓮聖者、飛卿諸俊繼之、及諸南唐西蜀等流、固是濁世之佳公子、宋惟永叔、特當綴旒、[illegible]叔少近、亦異同盟、此外乃屬之耆卿邦彥、辭巳不倫、而情猶躡足、謂其尚能知律、故且代匱、又後多推幼安、乃至伯可堯章、亦以姑諳音調而辭則瞠乎後矣、故是趙氏之凡姿也、至如秦黃晁張等、特爲市廛小家之子、蘇益木强疎脫、而時反尊之、斯亦宋人崇道學、尚杜詩、雅六家文、一律之見、無事煩陳、又如元好問等大率皆然更不遑及

系曰自風雅寖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
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詞人之前可謂金相玉質百
世無匹者也贊曰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
情理實勞 劉勰

又曰建安之初五言騰踊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
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
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惟取昭晣之
能正始明道詩率多浮淺惟嵇指清峻阮指遙深故
能標焉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

采縟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爲妙、或流靡以自妍、其大畧也、江左篇詠溺乎玄風、表孫以下雖有雕采、而辭趣一揆、景純挺枝而儁、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同

又曰李白杜甫陶淵明皆有志於吾道、陸九淵

剌曰稱詩不可以杜甫爲冠、此議甚繆甚明、

舉曰李白應爲唐詩之首、方前代或及不及過之

說曰甚矣俗之不明不公而好黨也甫與唐室諸子一倫耳安得儷以前之哲匠皃掩而擅之耶就其輩言之亦有趍之齊之不至之者與李並立昉於韓愈時亦尚有同者遺李獨推乃自元稹初非篤論寧惬羣悰迨至宋人眛眼摻思曲詞强諂轉入鄙陋若侏儒從齊景以弄曾侯荆人僭王呼以登五伯徽實定名疇其子之奈何來者之不競而隨人共拜賈豎之塵乎以李嬈度婢雙跱爲一室之棟猶恐白隆而甫撓矧欲幷寘長庚孤植飯顆是肓孫

之識爾、亦不悟林林之衆、何以顚繆如是、

演曰余非好遠衆也、人不肯以平心觀、以天性槩、以定志審、以實學驗之焉、譬諸蠢夫、或過公府、見其門堂高大、便謂極貴、不知其中何主者也、凡諛杜者、不啻千喙、姑按其說而察辨之、豈不得其情乎、以其爲蒼古也、非蒼古也、村野之蒼古也、以爲典雅也、非典雅也、椎魯之典雅也、以爲豪雄也、非豪雄也、麤獷悍戇之豪雄也、又以爲百態咸備、盡掩昔賢、何其狂言至斯與、昔賢多有具體而微者、然

且冲退堅守、每以其最長者爲定形、而姿態橫生、時自出之、烏有若甫之偏墮自用、可爲萬羽之鳳兮者乎哉、殊塗百慮、森森衆妙、試諦詮之、甫也果何有哉、其極推者、以爲忠義積發、度越諸子、是則未議辭體、別以理義論也、然而忠則信有之矣、忠蘊於胸臆、聲形於頬舌、固當若是、咿譁詬懟若捐家委命、强驅赴敵之悍卒然耶、風雅之中、人倫萬變、至忠至孝、至義至烈、百意千情、無不有之、而夷視其辭、大帥淵雅、所謂温柔敦厚、詩之教也、甫也

詩才獨步千載、何獨不能知詩教本旨如是、抑知而不能從耶、詩當溫而甫厲、尚柔而甫猛、宜敦而甫訐、務厚而甫露、乃是最不善詩、戾詩之教者、何以反推而倒置之與、今萬喙交鳴、塞室士聽、吾一唇舌、又勸於譁訐、安能一一舉而辨之、亦任情云爾、豈無千年楊子、吾獨願人平心本性、定志厚學、以求於是也、

又曰甫詩要亦似其祖必簡家風、而更不若其純粹耳、大畧由其主於麄厲驕獷、將攬衆有而一其

殼中、更成外道耳、

又曰、謂甫字字有出爲高、是何等見、縱令果爾、詩當然乎、善用事者、古與今會、不得已而用之、猶惡其露。務獵其英華、而導以己意、運轉含融、隱約映帶、須緣情旨相契、不覺自然取之、由其先得之妙、不容自異、使改口不改胸、則將累一句一章之旨、故頗及之耳、非以能剽竊爲賢也、奈何更重於是、

宋人有天解絕時者、亦墮彼見、用事塞滿章句、人已交愛、誠諦思之、勝耶劣耶、亦當自哂、而誤人多

矣、其病迄今不除以病爲妍爲杜者、至有不讀萬卷書、不可讀杜詩者、何其欺巳欺人、不畏明者斥且笑耶、甫也之胸、遽信如更生茂先伯施等輩耶、亦可怪也、時有識者、亦嘗謂三百篇何所出者、此語乃公便當懲之、何尚不巳、

又曰太白才調清舉、漢後羣英駢而銓之、與謫僊高居一等、不數公耳、於唐固當獨步、非謂更無及者、他士不能體體皆善、不能篇篇悉美、不能句句字字盡嘉、而公能之、故應云爾、然其古五言亦自

一格、仍讓前脩、歌行樂府、優通六代之菁者、可謂妙絕、律體白既自以束於聲調、爲排偶而不多作之、鳳臺鶴樓、故爲絕唱、故不評、都無一人比肩、要總歸於萬夫之首矣、

又曰人品李巳前見、甫雖以忠自命、傳亦稱其褊躁傲誕、曠放不檢、他多及之、所謂忠者、蓋亦咸其輔頰耳、李之風操、畧具前條、再徵杜事方之、其實亦自可見、

系曰楊大年宋之儒宗、目少陵爲邨夫子、歐陽文

忠每教學者、先李不必杜、又云甫與〔於〕白得一節耳、天才高放、非甫能到也、蔡絛與劉攽略同

又曰李謫仙詩中龍也、矯矯焉不受約束、則麟鳳瑞世、其用如力牛服箱、鄭厚

又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何句動人、高耻傳引郡督鄭注蘇詩語

又曰觀子美飲中八仙歌、亦好飲者、不然焉得醉中詆嚴武、幾至殺身耶、王明淸

又曰評二家者、過多論甫、猶不勝舉、悉不暇及、白

刺曰詩死於宋

說曰詩之美善、盡於昔人、止乎唐矣、初宋數子、仍是唐餘、自嵬坡鬼谷、姿貌嵯峻、乃不從善、强別作態、自擅爲家、後進靡然從之、迄其代而不返、雖有一二自振、河決千里、支流涔注、安能廻之、其失大抵氣質溫柔敦厚之懿、而過務抑揚、辭謝和平麗則之典、而顯爲詰激、梗隔生硬、矜持跋扈、廻駕王塗、竝驅霸域、正與詩法背戾、而彼且自任宗門、斯實人間詩道之一變也、有如詩書二經、皆元聖作

迷、而其體自殊、三百篇者、不著忠孝清貞等語、而所蓄甚至、所勸懲者轉深、與百篇謨誥、本體不同乃爾、故曰、詩忌議論、而宋特以議論爲高、大率以牙駔評較爲儒、嚚訟譁訐爲典、眩耀怒罵爲詠歌、此宋人態也、故於詩而并具之、

演曰、由變故以來、凡其自謂獨尊杜而痛法之者、正是其失執而不回、且亦未嘗果皆甫也、向令舍杜而他從、如太白等輩、雖不能及、猶唐遺韻也、學杜而劣、因成斯狀、諸醜遂呈、不可觀已、蓋詩自唐

後大厄於宋始變終壞廻視赧顏雖前所論文繇於宋而亦不若詩之甚也可謂三百之後千年詩道至此而滅亡矣故以爲死

又曰宋人有一種言語所謂詩話者惡而且繁訛中名公數端如涑水公父一二之外譸張爲幻爲叙說評騭及傚杜者總可收拾千編付之一炬

又曰論者又或以宋可竝唐至有謂過唐者如劉因方回元好問輩不一及後來瞎陋吠聲附和之徒皆村學嬰童肆恣狂語無足深究

系曰章茂深者葉石林甥也從小學西江詩石林每見必顰蹙曰何用學此死聲活氣此言益其有味也吳華

祝子罪知錄卷十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刺曰神鬼怪妖世必有實理常事云無者不知何疑乃是迷妄

說曰靡哉紛紛乎久矣哉疑有無而無決者今之言鬼神者耶噫其甚矣世之物不有則無非無節有安得而兩存或有或無者非無也既有安得復

無也人之以爲或有者見也爲無者不見也爲或有或無者或見或不見也爲有爲無爲見爲不見焉爾矣以見而云其有不見乃謂之無或見或不見乃云或有或無是何脒脒矇矇其甚也歟凡人語神鬼妖怪謂或有或無者殆將逼智愚古今而然焉其以爲有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此君子小人以位及知識明暗言非謂德行賢惡爲無者小人少而君子多噫其皆弗思焉矣今試即一隅借天爲喻日星霜雨風霆虹雷有歟無歟則皆謂有矣日月之行也晝夜代爲

隱見、于是宵不見日遂云無日、午不睹月因曰無月、則可耶、風雨露霜虹霓之隱見也不常、雷電之隱見也以時、當其不見也、遂從而無之可耶、夫天地人物、何莫不然、今夫穹天之神、后地之祇、靈人之變遊、兎揚氣雄、騰爲神、顯伏爲鬼、寧有之耶、故鬼神惟有而無無、今人所謂有無者、見不見而已矣、謂見不見可也、因以言無不可也、是惟本有、而又何必以有標之乎、然而當其見也、有著有憑、著如神鬼見形憑如憑人物若丹朱憑房后等覿之而可畏、辟之而不能至

生人殺命、生人如房后生穆王殺命多不可勝舉夫如是、則焉得而無諸、及其不見也、顧瞻之而目窅、擬摶之而手空、又焉得而有之、斯其所以隱見無恒、而昧者或有之或無之、或亦有亦無、二而言之者也、然而寧果無耶、見不見異耳、信有而非無也、逮夫人間百怪千妖、莫不皆然、山石川淵、草木花竹、羽毛鱗介豸蟲蜎蝡、宮室舟車、衣裳器皿、土偶木俑、遺精漂血、無不有之、與妖作孽、善淫熹禍、雄騰而神、弱伏而鬼、亦若人然、如是妖怪鬼魅之屬、亦鬼神也、此等古今

見聞繁極毛沙尤不可盡舉而其爲有無也、亦見不見而不常爾、當其見、不能無之、不見不能有之、而昧者之所以或有之或無之、或亦有亦無而二之者也、是故、天地人物、悉是鬼神、無一無鬼神、鬼神有隱見、人於鬼神、有見不見、而鬼神獨有而無無、有無之分也、有無也、故有有無無無也、何有之有乎、如是姑從世人言之、所以君子多謂無者、非其盡理而眞識其所以無也、一根于淺資腊性之泥、二狃于壟斷坎壏之察、三惑于鄙儒陋學之談、是瞽瞶而已

矣、所謂小人多爲有者、亦非知義而信其所以有也、得于身觸眼擊口答耳聆之實據、出於家人族姻耆朋信侶之親經、是實錄而已矣、而君子之云有者、誠之不可揜也、小人之云無者、妄而無稽者也、鄙者之幼也、天予神授本性所識、識其有而已矣、猶衣服飲食、語默夢寐、明焉安之、求其疑而不可得也、其中也、羣言奪聰、叢狀亂明、乃始貳之、亦不甚久、知爲盲相之導塗、他不自認、牽吾并迷也、後乃朗然發矇、天日爍爍、開人故惑、且閔之、抑

猶虞其本非、反覆檢尋、研察累時、必欲窮討鬼神之無處、而竟未能得、于是誠不解人之所以疑者、果何所見、又何所據、復何所左驗、何所師承爾歟、得之天性乎、物理乎、聖訓乎、神鬼僞虛敗露如何歟、嘗試問彼不信而稱無者、所答大率濶畧汗漫、不能有所諦論確說、鑑照刃解、令吾無復辭也、吁、亦異哉、爲術爲道、至于斯乎、且鬼神怪妖、所以的有必無疑、吾所執云爾者、義果何也、曰、天地萬物、可以理推、不可以理推、必兼之皆然、而鬼神尤也、

故欲無鬼之疑、可一言而蔽也、曰本與人物同也、其爲同也奈何、又可一言而蔽也、曰氣爾、曰氣奈何、曰萬有有于氣、氣有陰陽、有也者、非生存之謂也、有以生之、有以死之、有氣斯有生、有生斯有死並有于氣者也、陰陽也者、非二一其氣之謂也、其共也者、用動曰陽、體靜曰陰、其專也者、信曰陽、詘曰陰、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爲物也、神識噓吸氣之陽、陽曰魂、魂曰神、質形精爽氣之陰、陰曰魄、魄曰鬼、其在天地也、明之爲魂魄、幽之爲鬼神、其在人

物也、生之爲魂魄、死之爲鬼神、故陰陽者、一實而分名、合功而殊狀、陽復有陰陽、陰復有陰陽、焉神復有鬼神、鬼復有鬼神焉、故曰、一而二、二而一、離而不離、不離而離者也、夫氣之爲萬有也、天地人物、大都四歸、無一不然、姑本人以言之、其爲生也、神識嘘吸、魂人也、魄宫也、舟車也、是故魂魄聚陰陽合、神鬼凑、人居宫御舟車而爲生焉、此亦假宫人宫車各而魂魄實則一也車方之耳即易所謂精氣爲物者也、其爲死也、質形斃而精爽微、微而亦泯、嘘吸竭而神識留、

留久而亦亡、是故魂魄解、陰陽分、神鬼判、宅燬而人徙、舟車壞而人徙、而爲死焉、然而其爲解也分也判也、非亡失焉也、質形斃矣、而精爽微、無所依焉、神固不滅也、于是乎神猶有事、觸焉者將宣而無口、則憑依而言之、或自能言之、憑依者、或憑依乎他精爽焉、謂他人或憑依乎殊類者焉、謂百物或憑依乎所値之人之魂夢焉、或無所憑依而爲之焉卽自能則不必其昔魄之口而有言矣、至于視聽歆笑哭哂臭味、執提擊搏、奔走交媾、諸動作者、莫不

皆然、此即所謂游魂爲變者也、是可推于理者然也、天地人物、莫不皆然、故霄宇日月、風雲雨露、霜雷星電、煙霞霓霧、爲天之物、土壤山石、谷谿川海城隍、爲地之物、男女牝牡、耳目口鼻、手足百體、骨肉血液毛爪、爲人之物、草木火金、羽毛鱗甲、室廬舟車、器具萬品、爲物之物、天之物之照臨次播、濡潤鼓發、生殺、爲天之鬼、地之物之凝峙流瀉、滃盪衛藏、險阻、爲地之鬼、人之物之視聽言食、笑哭拊棲、持搏行立、嗅味交媾、動盪、爲人之鬼、物之物之

榮謝炎熄飛馳泳躍、蔭覆乘御、百供于用、為物之鬼、天之鬼之所以使之也者、為天之神、地之鬼之所以使之也者、為地之神、人之鬼之所以使之也者、為人之神、物之鬼之所以使之也者、為物之神、此所謂推于理者、其類然也、然而不必然也、有異者焉存乎此之外焉、則所謂不可推于理者也、說具在後故萬有皆氣、氣皆陰陽、陰陽皆鬼神、為陰者靜立、為陽者動行、靜立乃鬼、鬼以神使之用、動行乃神、神乃鬼為之用、目見觸色而用視、視神令鬼視、鬼

欲視得神命視耳鬼觸響而用聽神令鬼聽鬼欲聽得神命聽口鬼之觸言也舌鬼之觸敢也百骸之觸其用也一手是故鬼必臣神神必君鬼鬼必藉神神必藉鬼鬼不欺神神不期鬼自然而協用故鬼神離而不離不離而離此其生者然也鬼神之本也本之情狀也及其死也語不以口以不口之口扶不以手以不手之手諸體皆然何也不口之口口于神自語口鬼弊而語神存也不手之手手于神自扶手鬼腐而扶神在也諸體皆然于是

則神兼鬼而有之、或鬼猶在而神故用、或鬼已泯而神他馮、此其死者然也、鬼神之變也、變之情狀也、故魄生以寄魂、魂令而魄從、魄死而魂留、魂變以自魄、故鬼神必有本有變、有本有變、故有顯有隱、本者、恒顯者也、變者、或顯或隱者也、然而變亦本、惟恒不恒、見不見而顧異之爾、非也、故人之魂魄、今日顯行者、其生時之鬼神也、人之鬼神、異日怪變者、其死時之魂魄也、一也、然而天地以生殺爲魂魄、而禍福者爲鬼神、人物以生行者爲魂魄

而死變者爲鬼神、此少異焉、然而以理齊而推之、人生則不鬼不神、死始形焉、天地其亦然乎、天地之爲物也大而久、其死也至緩、故人不及知乎、觀夫鴻荒氣化之際、未絶地通天之辰、人物怪魅錯溷揉雜、亦可得矣、故鬼神有隱有見、而人于鬼神有見不見、鬼神之本之見也多、而變之見也少、故因是或謂其多者爲常、少者爲變、而不知是惟少爾隱爾、實皆常也、凡事物本有變而不能無者、皆常也、以人見恒暫而稱其常變、亦贅也、此其小也

昧也、於是于其恒見也者、謂爲常也、而稱爲有、于其暫見也者、謂爲變也、而遂至稱爲無、于是疑焉惕焉、極乃駭焉、而果非惑耶、而果非謬耶、妄耶、故三光燭乎晝者、或爍夕、炳于夜者、或煜旦、霜殄也、雷驚也、或非殺之候、輒降結露、當收之辰、忽震百里、此天之鬼神暫而見者、在爾所知、適所謂變、所謂無、所爲疑惕駭焉也者、猶以其暫之不甚曠也、而固弗謂變、弗謂無、弗謂疑駭惕焉、于地亦然、何獨至人物而異之、而變之、而無之、而大疑至惕、極駭哉、

非窮感鉅繆絕妄者乎哉故余覩乎今之爲辨也
言能高入天曆之玄細侵蟲沙之耿而特于鬼神
變怪之端則背焉爲之暫言之則斥質徵之則疑
徵之甚則駭或躬逢之則畏怖奔絕蓋衆人氣孱
膽細恒然余初臨之且不知其何緣而謂之無至
不可揜又何緣而駭而怖盍不得其所由久而求
之知其由資識搜聞之三者如前所云膂瓚云爾
其要唯不知不信萬物有可理推有不可理推必
兼而成物故膠而無解也今鬼神滿世氛物怪事

日日在在而有之每遇集聚試一叩問座間目擊身接耳傳者十必七八昭審不可掩則又何必强生辯難大抵宇宙間之物既其出元氣根陰陽本造化確實有者則焉得而亡之焉能以人之曲見規測而强無之亦焉用無之也孔子之不語方在教人及行道匡世何暇爲政遑此語之固亡害而於化治世所須也故默焉爾求者見其不語即謂無之然則力亂亦世所無耶禹之鑄象則亦恐人逢知之不介仿避可已歷辨爲教如是足矣孔固

無若孝弟禮樂文行忠信之教之不可已也吾固不解今之欲無之者、以何益也、夫神鬼蓋有借也、古者稱天神、號地祇、命人鬼、亦大校舉類而言之、天匪不陰、多偏陽也、故神之地、匪不陽、饒偏陰也、故祇之、八陰陽平、天地參者也、然而寄類于走、附乎地、覩下者也、故因鬼之、其實神鬼皆有之、雄騰而神、黯伏而鬼、皆能爲之、然饒陰、故鬧亦爲神、而無不爲鬼、鬼衆而人少焉、古今以人作神者可徵有限、爲鬼則無智愚皆

是故鬼與神、亦不大辨、亦不可辨、不須辨也、舊論以神

爲明祇主示鬼爲歸往爲辨者亦不必執泥朱子亦云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名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爾或疑天地物之爲鬼神也皆用人形焉夫神旣爲神廼能自動用游變而不恒其與人物接也則或爲本形如鵝鬼之類或爲人形又惡乎不可而疑者必謂當爲本形不得爲人形耶今爲本形以變固有之不疑如日逐雷繞吞卯交狗之類爲人形則疑何也如朱儒謂山川等神不當塑人形亦求之過執之甚也假令木主亦何遠于人形天日風雲之類又何有木之形不過假象以寓人爾如稱風雲本名必有字畫形象音聲此字狀音聲又何與于本物如是則用人形亦何不可又況如[illegible]天曰帝風伯雨師之類皆人之稱也古人何不直稱天若風雲等名

而必加之人號乎大率後儒過於拘窒局執瑣屑至此若作者之聖斷不如此又或疑乎宮廬衣裳器車之屬非有血氣不宜從鬼而有之此亦由前之見而加細之亦繆也如王充阮修等所論不及具述夫物有精粗自精爲粗者易自粗爲精者難神鬼者若其氣本昏鈍幺麽則不能顯矣其能爲變者必其精過靈者也其變能爲人形乃不能爲物耶能精不能粗耶且形而上之謂道形而下之謂器一陰一陽之謂道形以陰陽而有亦道所爲也道能爲形豈不能爲器乎形器皆道所爲聖獨謂形

之上名爲道下名爲器焉耳今夫木攻而成器器本是木木非氣生乎其爲器以工之攻而異狀于木輪梓之巧神顧不能于爾毛之工人者歟舉一反三又無疑也抑此猶悉以理推之舉類而云爾也至于不可理推者與理推偕行萬有盡然而特未能察耳奚貳焉凡今之局士謂無鬼神者必託宗聖賢且人之至者莫若周孔聖言之極者無如六經格印今亦無必關涉二氏（爾佛老子）權量千子收羅百傳攘攘爲也聖謨洋洋焉切著要語簡而指

瀾説微而道深有以并包衆理豫破羣疑者昭昭汗青彼習而不察爾今故以如前素見之匪石者執殳于先驅乃錄聖賢之如天者陳卓于南箭尼六籍所及取其切者比而隨之善乎韓嬰公之詩其言鬼曰人死肉歸于土血歸于水骨歸于石魂氣升于天其陰氣薄然獨存無所依也故純陰底滯之氣着人爲害斯言最切而明矣至如程張朱氏近儒之所發越百慮同歸皆存籍中可以參互校索而其古今耳目簡編真聞實覩粲爛宇宙不

可撿者浩敝煙海故難畢述用擇其說與疑者相反背者各立其類簡一二端繫疏其目于演文中令可据兩于演造而對證以破疑而解結焉如是反覆審的覽之而猶弗聰聹瞭眊焉者吾未如之何也巳矣夫子曰精氣爲物游䰟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又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鄭玄曰氣謂嘘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爲魄合鬼神[illegible]之聖人之教致之也孔穎達曰氣在口嘘吸出入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因此氣而生有[illegible]有識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illegible]之神魄體也若夫耳目形體不得爲聰明故

曰耳目聰明爲魄人之死神與形體分散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形神和合令雖身死聚合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以致之令其如此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鄭曰陰讀爲蔭言依蔭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鄭曰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與人同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于人以爲淫厲、況用物弘取精多、所馮厚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杜預曰魄形也陽神氣也強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婦賤身也孔穎達曰此將

說淫厲故遠本其䄇人生始變化為形形之靈者名之曰䰟也䰟魄神靈之名本從形氣而有附形之靈為魄附氣之神為䰟附形之靈者謂初生之時耳目心識手足運動啼呼為聲此則魄之靈也附氣之神者謂精神情識漸有所知此則附氣之神也是魄在于前䰟在于後故云旣生魄陽曰䰟人之生也魄盛䰟強及其死也形消氣滅聖王以存亡旣異別為作名改生之䰟曰神改生之魄曰鬼鬼有權勢則奉養厚䰟魄強斯三端者所謂如天之指南也篤要切著語簡而指潤說微而道深并包衆理豫破羣疑足以探鬼神之賾開萬古之心定終天之議後人不能學聚問辨而寬居之不得于辭泥求其意豈聖尚為不語哉所謂六編所及者如周公曰

以旦代其之身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載鬼一車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變六變天神皆降八變地祇皆出九變人鬼可得而禮孔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爲之宗廟以鬼享之菲飮食而致孝乎鬼神與鬼神合其吉凶鬼神害盈而福謙人謀鬼謀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未能事人焉能

事鬼敬鬼神而遠之、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舜曰
鬼神其依、湯曰敢昭告于上天神后、簡在上帝之
心、伊尹曰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惟上帝不常、作善
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
廟、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盤庚曰茲予大享于先
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箕
子曰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武王曰上帝弗順、
祝降時喪、惟爾有神、尚克相予、成王曰上帝時歆、
帝休、天乃大命文王、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帝謂文王、俔天之妹、禮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以嘉魂魄、是謂合莫、去墠曰鬼、去壇爲鬼、去王考曰鬼、死曰鬼、左氏傳曰、齊襄公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又內虵與外虵、鬭于鄭南門中、內虵死、又有神降于莘、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鑒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又神居莘、號

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又衛成公遷于帝丘、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又楚子玉先戰、夢河神曰、畀余瓊弁玉纓、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而敗、又震夷伯之廟、罪之也、于是展氏有隱慝焉、又晉文公將殯、柩有聲如牛、又楚成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又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又魯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又楚子文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又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

回躓獲之夜夢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又趙嬰齊夢天使謂已祭余余福女又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乃病卒又或叫于宋大廟曰譆譆出出鳥鳴于亳社如曰譆譆甲午大災又晉侯有疾韓宣子問鄭子產曰君夢黃能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未

之祀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又鄭人相驚以伯
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
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
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
懼、其明年、子產立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
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及子
產適晉、趙景子問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
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
強、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

猶能馮依于人以爲淫厲況良霄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又石言于晉晉侯問師曠曰石何故言曰石不能言或馮焉杜曰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又周詹伯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又楚昭王有疾卜曰河爲祟國語曰神降于莘内史過對惠王曰或鬼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山韋昭曰祝融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韋曰火神商之興也

檮杌次于丕山。韋曰鯀也 其亡也，夷羊在牧。韋曰神獸 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其亡也，杜伯射王于鄗。韋曰周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亡辜後二年王會諸侯于圃日中杜伯起于道左衣朱衣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宣王中心折脊木幾死焉 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于丹朱。韋曰協合也 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焉。韋曰馮依也儀匹也言房后之行有似丹朱丹朱馮依其身而匹偶以生穆王 夫神壹不遠徙遷焉。由是觀之，其丹朱乎。

又單襄公曰：晉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畀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又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韋曰生羊）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獲羊言狗者以孔子博物測之也）對曰、以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蝄蜽、（韋曰夔爲山繅人面猴身能言獨足蝄蜽山精也）水之怪曰龍罔象、（韋曰罔象食人）土之怪曰羵羊、（韋曰唐云羵羊雌雄不成者）又周史伯曰、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請其漦而藏之、龍亡而漦在、櫝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發之、漦流于庭、不可除、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韋曰裳正幅曰幃）化爲玄黿、入于王

府韋曰黿或爲蚖蚖蜥蜴也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韋曰女七歲毀齒將盡也既笄而孕韋曰女十五而笄不夫而育懼而棄之是爲褒姒。又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携貳而又多能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云云。尤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神狎民則不蠲其爲云云顓頊命重黎各屬神明是謂絶地通天凡此六編所及故歷尋聖典曷有無鬼無神之詞哉傳師疏義謹守承傳學者迄無異辭千數年來正人文士英才傑客幾百千人未之變也中惟

阮瞻等一二輩立異，迨宋之儒，每事務反前聞，自標墻閾，然亦惟程氏張氏頗言無鬼，要其詁言，猶近兩可，朱氏則反覆古訓，獨爲通明，而自不害于正，然而程既無鬼，至稱其家母氏之事，則復云鬼熱故揮扇，又云鬼欲打鼓，以槌與之，朱雖不能決謂之無，亦且言有，而亦不爲明白斥言無者之狀，又引溫公朽滅飄散，無有不足信之說，以導童蒙，及答所問李云污醮之事，徒謂設醮之無理，而固不能道李三之無有，則與所稱司馬之言悖，二公

于此皆身自矛盾、且奈何哉、至于解鬼神者、既云造化之迹、無形與聲、乃又云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然則日月雨露果無形、風雷果無聲乎、何其兩説之果于自異也、蓋夫子所謂不見不聞、政謂天地人物之神與鬼、人視聽之不可見聞耳、非謂其本無形與聲也、則其言亦安得而不自貳哉、故朱子雖主張無世俗之鬼神、而固不敢斷乎爲不易之確論、亦兩可耳、特所述司馬之言、極爲死殺、司馬公本不妄語、然人之窮理信道安

得盡同、溫公于此所見偶爾遂執而言之、與朱子皆不害其賢然實爲今日口耳之學、未嘗博聚愼思明辨、而漫然稱無之所自欺、吾故謂彼非盡理而眞識其所以無、豈不然乎、今彼苟援司馬朱之述、以自重自固、吾則復請姑置斯評第、但爲舉古今神鬼怪妖切近之事、不容徒泥于無之一言者而研抑之、必欲其明以告我勿爲首鼠、則彼必至結氣喫舌、窮塞遷遁、讕語枝梧、終歸不了、卽如程子亦曰、今日雜信鬼怪異說、只是不先燭理、若于

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只于學上理會、嗚呼、爲學正欲求窮理以應事、如徒務講談、而與事背馳、不能决定、焉用學爲哉、今人未嘗備讀聖人之經、閱歷世之史、幼事科舉、則便獵涉宋儒之書、抑又不參究其指歸、略執數端、便爲終身定論、高談無鬼無神、或見昔人志怪語神之書、則一切不問而斥之、至聞細人陳述實見實聞、乃瞠乎莫能措辨一詞、漫爲大言、欺人自欺、噫六經且未徧讀、況求其義理、辨其是非而不繆乎、亦可歎可笑可哀

也已、吾獨又惜之寡學而弗辯、苟信而妄從、聽實而狗聲、誠足閔也、聊復云爾、無與于已事、無諛于幽冥、無利于自用、亦將就有道而正焉、

系曰或問程子鬼神有無、程子曰、爲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言有、爾將不于吾言求之乎、

又曰有聲則須是口、既觸則須是身、其質既壞、又安得有此、乃知無此理、便不可信、同

又曰嘗聞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只是聞人說、燭理未明、便傳以爲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

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遁辭知其所窮

又曰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此理、只是心之感通也、同

又曰世間有鬼神憑依之語者、蓋屢見之、未可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同

又曰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同

又曰或問易言知鬼神之情狀、鬼神果有情狀否、曰有之、曰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又曰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何也、曰

氣之蒸成耳、又問旣有祭、則莫須有神否、曰有氣這便是神也同

又曰范與之言神姦物怪、某難之謂今言鬼者、不可見其形、或云有見者、且不定一難信、又以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二難信、又天地雷霆草木、人莫能爲之、人之能治舟車天地亦莫能爲之、今鬼神無形、則如天地動作巳不異于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張

又曰今世之人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同

又曰所謂山川等神、與郊社等神、有以異乎、易謂天且不違、況于鬼神乎、仲尼以何道而異者稱耶、又謂遊魂爲變、魂果何物、其遊也情狀何如、試求之使無難、然後可以拒怪神之說、知言者之歸此學素所援據以質成者、論者不可不察以自祛其疑耳、同

又曰天下之氣、遠近異像、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illegible]多之這個理則一般、其必異者、譬如海中

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于陸上之物也程

又曰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鬼神耳朱

又曰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又曰問先生前日說日爲神夜爲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固有然者亦未必皆然同

又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

日公平正直之鬼神、非所謂有嘯于梁觸于胷、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祀之而格、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者也、同

又曰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同遁辭

又曰問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張仲隆曾至金沙堤見巨人迹、此是如何、世謂冊子說、有人傳說、似不可信、須是親見、

某平昔見冊子上、有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曰只是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張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為祟、同

又曰人死雖終歸于散、然亦未便散盡、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

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爲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爲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爲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

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同

又曰人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于一散、銜冤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同

又曰問遊冤爲變聖愚皆一否、曰然、同

又曰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爲妖爲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而不散、同

又曰鬼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神、鬼是發揚

出來底、如氣之出入息、魄是如水、人之視能明耳猶聰、心能强記底、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魄是精、魂是氣、魄主靜、魂主動、同

又曰見于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同

又曰無魂則魄不得以自存、同

又曰凡能運用作為、皆魂也、魄則不能、人所以能運動、都是魂使之耳、魂若去、魄則不能也、同

又曰問先生嘗言、體魄是二物、然則魂氣亦為兩物耶、曰將魂氣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甚

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同

又曰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同

又曰問遊竟為變、問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鬱結而成妖孽、同

又曰問祭義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禮運則曰

以嘉薦鬼是謂合莫合莫無也上通無莫此又似
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
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
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
又曰問既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
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的意思以我之精神
感彼之精神祭祀之禮全是如此同
又曰世間道理有正常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
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個道理活又如云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眞個在上帝之左右、眞個有個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個道理、同

又曰問相奪予享事如何、謂別是一理否、曰他夢如此、不知是如何、同

又曰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眞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物來享時、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眞有雲車擁從而來、又誕妄、同

又曰萇弘死、三年而化爲碧、此所謂鬼也、同

又曰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云、

又晉侯夢熊云云、亦是此類氣、未嘗亡也、同

又曰理會不得底、主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
會得透、則鬼神將自見得、同

右述程朱之說、朱固不謂無鬼神、程張有異、斯亦
當參求決擇之耳、

又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只是不語、非謂無也、若力
與亂分明是有、神怪豈獨無之、人以雙瞳之微、所

矚甚遠亦怪矣苟不明道則一身之間無非怪但玩而不察耳陸九淵

演曰余爲罪知困言怪神愾然及乎萬有嘻人世事物孰嘗不用理以窮致之者歟然而士知夫無物無理而不知夫物有不可以理求者亦無物無之矣物與事可通稱以後隨文稱或事或物其義並同無物無理無物無無理也士獨知無無無理之物不知固有無理之物是其所以心塞也令人執物尋理得之則知之行之是矣或以理求物尋之而不合導之而不通反

覆之而無無獲于是無以裁之定之則一切强謂之無謂之無而物事竟不無也則進退失依牽蔓不决遂姑息委之不復思辨斯今之儒與異端所以紛紛也此言異端言非今儒士所守別作一端如今人所謂楊墨佛老是也夫如是既謂異端非而儒又自不能裁治則世果有不明之物不了之事不得之知者耶嗚呼局陋之士特諱無理二言云爾諱而有以裁之善已由不能裁之也而遂諱之而不言之不思之辨之可耶嗚呼是誠不知斯世可以理推者物也不可以理推者

亦物也可以理推理也不可以理推亦理也何也
氣生而理隨則物焉得而無理氣錯而理繆則物
焉得而皆理斯即理也理不理自如人自昧爾凡
爲治身治世之聖至于羲炎軒堯舜禹周孔而極
回賜亞之止矣爲見性了覺之聖至于迦文而極
觀音等亞之止矣苟無爲之至于伯陽而極列莊
亞之止矣凡茲數聖則何有不決之物者乎二氏
于無理之事固已饒言之矣孔則未始云無也但
不語耳謂無用于教也至如不可不言則亦固言

之若前所說六經所及者是其不語也是三氏舉
未嘗以無理之物為無也如使求之三宗猶有不
决之談疑于鬼神怪妖之際則數聖人者不得謂
之聖人也又惡能行之宇宙曠初終而不遷也乎
今為二家徒者安其所傳坦蕩不惑奈之何獨為
孔者忽自異孔劇而為斯鑿也哉嗟乎蓋世之為
善人君子賢者且易而圓機難矣圓機者古人稱
之三教之舟車也邵堯夫每歎想其人嗚呼由義
炎而下迦文而下伯陽而下斯所謂圓機者乎異

乎爲孔者、不善學以自蔽、無隱無言、無適無莫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可無不可、聖模高懸、曾不識其歸旨、守其末細而遺其本宗、自坐姑息之區、投遁逃之域、甯受攻詰而莫之申也、悲夫、予故謂今之爲孔者、卽物就事、便用理以求之、窮微研幾求而得之則守之、守之則道之、言之行之、確乎不回可也、求而不得、則亦守之、守之則勿言之勿行之可也、何也、有理而或無理者、物之本情也、理者行之而無理者置之、人御物當然之道也、不悟物之

本斯昧道矣知而務狎之斯斁道矣盡所當盡不盡所不當盡如斯以往或有得之之機亦不可幾也今不必以不可推者為一事不知之恥而反誑稱無以失物理背天鑑自困于甎杌如是乃眞誠知乃為善學孔而庶可望于圓機之境也已嗚呼圓機圓機余將疇歸故因放言以及之金蘭同心采而鑑焉怪神之貳能不犂然而合諸

又曰自宣父成經以還二千歲中樹言垂文千儒萬士未嘗有一不問学于洙泗其于鬼神則敬而

遠之、非其鬼則不祭之、神姦物怪、則禁絕之、亦斯
而已、遵師訓也、曷嘗拗情任口、以謂無也、謂無者、
中間三數人、可指而按矣、王充阮瞻阮修范縝裴
蘊等爾、請平論之、之數人者、知識才學、果超表于
前後千儒萬士者乎、果能闚見聖人之心、而獨得
其訓授之道矣乎、夫大公不能私也、韓愈原鬼、異乎
彼此、而亦掣異于無形無聲無氣之謬聞、其言近
而未洞、若其知及之、不疑之、而復徙言之者、羣編
衆紀、穰蔚海藪、安得盡述、諸此四條、其事物之異

者畫一而各徵一二端以綴之凡所列目皆今士所謂無者即無理之事物也其所徵綴皆前聞之實錄與今士矛盾枘鑿者也參而决之是存乎覽者

神見類

武王見五神　羅陽神自稱王表 孫權時

晉頓邵見廬山神　陳後主時老子見

唐明王見金天神　宋黑帝神

鬼見類

狐突遇申生　阿梁見韋英

嵇康見鬼丈夫　陸雲見王弼

謝靈運見謝晦　鮑生見江淹謝莊

張允郡君　武后見王后蕭妃

海陵監兵母 幽冥記　伊川父官廨擊鼓揮扇鬼

孫九鼎 夷堅志　朱文公斷龍巖妻殺夫事

元末薛氏子　顧總遇王粲徐幹
南京官舍鬼自遇
鬼報恩類
結草老人報魏顆
鬼報仇類
杜伯射宣王　湯伊尹報齊景公
申生報夷吾　灌夫竇嬰報田蚡
莊子儀趙簡　渾良夫報斄亭女王忳
唐三廣人報武惠妃　朱泚見段秀實玄价楊收
蘇逢吉見李崧
女鬼交生人類
辛道度偶秦王女　雲芳子寃事李茵
柳鶻舉偶五絃妓　江淮逢張麗華孔貴嬪
李維清逢王眞
人與偶女鬼交不易
劉道濟　劉生
老鬼交生人産孕起
雲谷李昭　堋令女

鬼能書　豫章黃衣　瓊王夫人　姚師文

鬼能爲衣　趙子元遇女子

鬼能爲學　李元石從邊孝先

鬼能上表論人　段孝直

鬼市　裴擇之

鬼爲人　高澧　李吉夷堅志

鬼嘯鬼叫鬼哭　多不勝舉

鬼附人　劉德妙郎前房后等皆是

鬼被執殺之仍有質　泌陽人殺鬼　鬼巴

閻羅王　冠萊公等
收氣袋　光宅坊百姓　淮西將軍
神助禍　霍太山陽侯報趙襄子滅智氏
神爲祟　賓沉臺駘　白虎秦二世史記
神女偶人　后羿私洛神　楊鑣偶大姑神
人爲神　少昊顓頊共工諸子　蔣子文　五姓晉書
崔浩　柳子厚　李賀
顏回　卜商　袁玘
人死復生　晉殺絳市秦人　漢長沙姓桓人
晉顏畿　梁國女子
劉約　干寶父婢及其兄弟
顧非熊　許澶

任生　李旋
温泉民　徐玄方女
吳還寃

還寃
盧度　韓靳生

放生寃
齊推女

托生
蘭玉童　李簡

入冥
吳全素　洪燾

人化星
傅誠

目不瞑
荀儼　楚靈王

人無頭而活
淳安潘翁

衛致二下蒐　許元長致陸俊妻　韋子見二下妓

人化物　炎帝女化精衛　伯鯀化熊
蜀帝化杜宇　牛哀化虎
封邵化虎　宣騫母化黿

男化女　漢哀帝時豫章人

女化男　魏襄王時女子　文氏女

男子生兒　賈案男子

非人道生子　虞嬪母虹繞　嚳妃夢吞日
商母吞燕卵　稷母履帝武
劉媼夢神遇　堯母慶都感赤龍
禹母吞薏苡　朱蒙母河伯女日逐
褒姒母龍漦玄黿

無夫而孕　東京牛氏　鴈門媪

娠中兒能語

悟前生　鮑靚　羊祜　唐紹　房琯　盧沂

記三生事　李源　劉三復

長大人　防風氏　盧長狄　唐大漢　秦臨洮十二人　符堅時新樂人

芻偶爲祟　眞眞　輕紅木偶　紅英木偶　趙慶土偶　葉氏庖婢土偶　唐四娘侍女土偶　晏家燕婆畫

諸怪　鳥獸鱗介草木器皿等怪不勝舉

雜妖　花月妖等不盡舉

夢兆　怪應不可勝舉

鬼詩鬼文　如箕仙箕鬼詩詞等不盡舉

術易人體　扁鵲互易魯公扈趙嬰齊之心

變易人木腿　諸詭術不盡舉

異域怪聞　如尸頭蠻等不盡舉

醫術　如徐秋夫鍼鬼腰等不盡舉

妖術　如郭璞散頭等及世行南法茅法不盡舉

地下別有世界　竹山縣天桂山宫

異物　如火浣布等不盡舉

又物理有全不可推者不可勝舉畧標二端有少年子入廟愛塑女像及歸每夜夢女來與合已而病篤朱彥脩視知其故令擊碎塑像于之藥而愈其土女軀中以瓶置下部作女陰藏滿中皆子精也此則女之氣爽來耶泥軀既不動精何從而入也抑男之形神往耶病體既不動精何從而去也若泥軀來則决無之矣謂子精往則將踰墻出戶經歷街途空屋而去耶精水液之質非可懸行也其理奈何事見朱彥脩傳

又至正丙午夏平江路嘗大雷雨一人家堂中置匡床胡椅圓爐一卓傍鏑一室雷震壁破一孔盞大床椅爐卓皆從此孔入孔與器皆金不實體小大之理奈何 事見草木子

唐顧況作戴氏廣異記序理致深邃併述于此曰予欲觀天人之際變化之理吉凶之源聖有不知神有不測大鈞播氣不滯一方檮杌爲黄熊彭生爲大豕萇弘爲碧舒女爲泉牛哀爲虎黄母爲黿君子爲猿鵠小人爲蟲沙武都婦人化爲男成都男子化爲女

周娥死墓十載却活嬴諜暴市六日而蘇蜀帝之寃曰杜鵑炎帝之女曰精衛洪荒窅冥莫可紀極古者青鳥之相冢墓白　之窮神姦舜之命夔以和神湯之問革以語怪音聞魯壁形鏤夏鼎玉牒石記五圖九篇說者紛然故漢文帝召賈誼問鬼神之事夜半前席志怪之士劉子政之列仙葛稚川之神仙王子年之拾遺東方朔之神異張茂先之博物郭子璜之洞冥顏黃門之稽聖侯君集之精異其中神與顧君之眞誥周氏之冥通而異苑搜神山海之經幽冥之

錄襄陽之耆舊楚國之先賢風俗所通歲時所記吳興陽羨南越西京注引古今亂標淮海裴松之盛弘之陸道瞻等諸家之說蔓延無窮國朝燕梁四公傳歷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愼之言神怪志趙自勤定命錄至如李庾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譙鄴戴君孚幽贖最深爲此書二十卷鏗鏘之韻可輔于神明矣

舉曰世間小道無不可用直不必泥異術皆實有直不可爲

說曰小道如相形祿命占卜涓擇風水之類甚衆風水最遠末異術如巫覡變幻燒金之類尤衆燒金最弊害不必泥者其道不交通也不可為者害理貫禍也

系曰蔡元定與朱文公皆好地理為人卜葬多改定吉凶皆不驗後貶道州有贈詩曰掘盡人家好隴丘冤魂欲訴更無由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到道州見瘦竹翁談藪○古今小道異術無益有損事雖多此姑發一端耳

演曰仙非老氏本事其道甚近為者宗之耳仙道

必有必可學亦何疑但亦異術之雄耳學最難成可成亦不必學畢竟學得長年亦有何用無益于已無益于人

系曰神仙出沒人間不得為無有但遙遙求遇其人而學之者必妄人也神仙本出于人孰不可為今鄉里善人見不善人且恥與接安有神仙而輕求于妄人者古今言嘗遇仙必天下第一等人顧奉必皆授以道然或先喻以禍福使有所避就或付之藥餌令壽考康強方見之也彼自以類求耳

唐人多言顏魯公爲仙復何疑哉葉可盛○昔人非仙之說亦多通卷今錄系此一端耳

系曰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眞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湯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胷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班固

又曰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荀悅

祝子罪知錄卷十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